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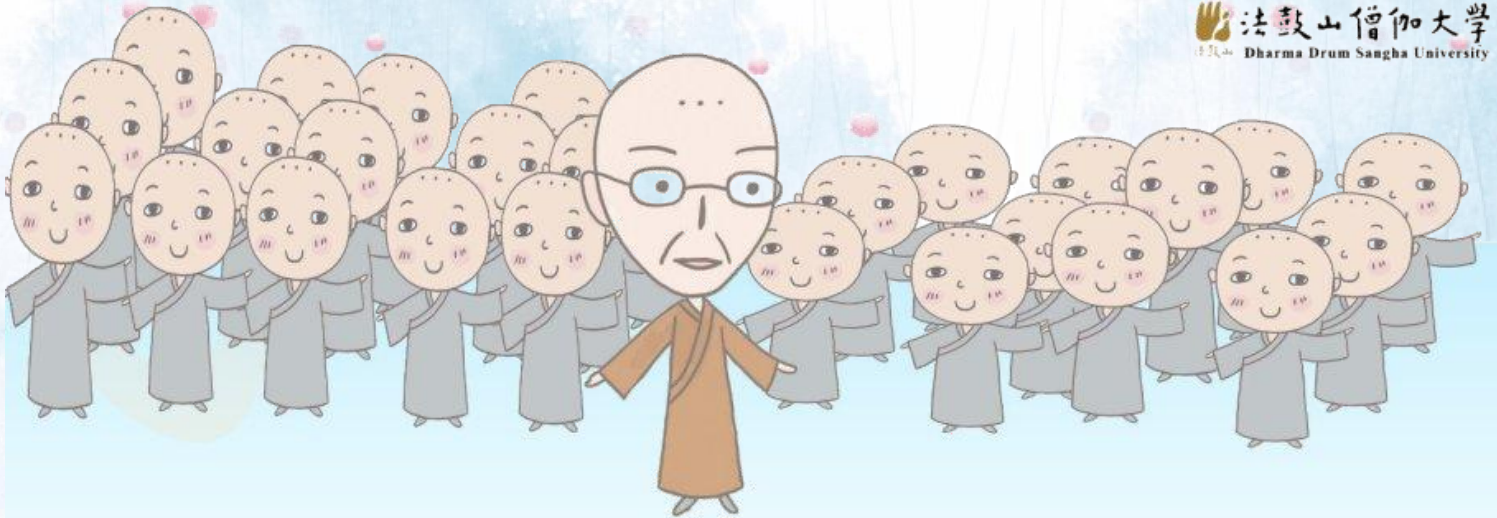
僧芽8

第八期

2013/05/10

●發行單位：法鼓山僧伽大學教務處 ●網頁：<http://sanghau.ddm.org.tw> ●電話：(02) 2498-7171#2355

法鼓山僧伽大學
Dharma Drum Sangha University



2013 法鼓山僧伽大學 漢傳佛教宗教師的搖籃 招生報名日期：2013年4月1日~5月31日

【本期主題】

禪與日常生活（下）

我們經常會遇到話講不停的人，有時言不及義，只好請他們閉嘴。這種情況還容易解決，如果是想教自己的心安靜下來呢？你能夠教心中的妄念安靜下來嗎？大概不能吧！

報怨行：受苦肇因過去造作

因此，菩提達摩教給我們第二種方法，即「行入」。他將修行的方法分為四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——報怨行，是與苦有關。我們要明白，凡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問題與困難，全是源於過去的業；現存的一切，皆可在某一地點、某一時刻找到它的起因。或許我們無法確知這個起因是什麼；我們所經歷與當下圍繞在身邊的一切，往往可追溯自無量無數的過去世。

但是大多數的人無法探視遠久的過去，也無法證明過去世的存在；即使是在這一世，我們有



許多事情早已記不得。當我們遇到不愉快和不幸的事時，應該要知道，那都是源自於過去所造的業。或許我們無法完全察覺這個「因」是什麼，不過我們應該明白，這個「因」就是自己，並接受現在所面臨的「果」。

無條件地接受，是否表示禪法是被動或消極的？完全不是。由於我們了解現在受苦，是因為過去的所作所為，就會明白，當下即是未來的基礎。我們馬上就可以種下一個新的因，來轉化現在的痛苦，立刻讓自己轉向一個更積極正面的方向，這樣就能償還我們在過去世所累積的債務。

重要的是，我們要明白償債是要運用目前手邊的資源，來適當地採取行動。這並不意味著屈服。如果這棟房子失火了，一定有它起火的原因。我們該怎麼辦呢？應該想辦法滅火呢？或者是坐下來，研究是怎麼起火的？我們當下要做的就是滅火，不需要去追究原因。唯有全力以赴盡人事，我們才能無怨尤，清楚而坦然地接受結果。

隨緣行：喜樂來自過去成果

在第二個階段——隨緣行，我們逐漸察覺到，即使是碰上了好事，或者是令人愉悅的事，同樣也是源於過去種下的因。不要沉溺於這種幸福的感覺，也不要因為這個好運，而以為自己有多特別、有多優秀。不要讓這種事情加深「我執」，畢竟，當好事發生時，我們只不過是在享受過去自己辛勤工作的成果罷了。這就像是從銀行提款一樣，從自己的帳戶領錢，有什麼好驚喜的呢？

並不是所有快樂的事，都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。有些人在舒適的環境中，仍然能找到不滿意的地方；而許多擁有財富、權力和地位的人，也不見得是快樂的。即使像男孩遇到女孩這樣簡單、平凡的事情，也可能因周遭其他的因素，而無法共創幸福的未來。這並不是說他們一定不會幸福，而是當幸運和快樂的事來臨時，不應該感到驕傲或自滿。很多人在成功之時，往往就忘記了他們自己。

中國有一個故事，主角是一個贏得了彩票的乞丐。那個乞丐一直把彩券偷偷地藏在他的竹拐杖裡面，後來發現自己中獎了，高興得不得了，下定決心，以後再也不去乞討了。就在一陣狂喜中，把他的舊衣服，以及僅有的一點財產，一股腦兒全扔進附近的一條河裡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他的拐杖也在那些扔掉的東西當中。一切都太遲了，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竹拐杖，還有他的新生活一塊兒順流而去。一個禪修的人，應該要保持鎮定的態度。如果得到一筆錢，就讓它來；如果失去了，就讓它去吧。無論是在哪一種情況，都不應該讓心狂亂地波動。

無所求行：無所求的態度

到了第三個階段——無所求行，修行者已經能夠保持一種無所求的態度。當然，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，如果你不著手去做，似乎沒有一件事可以完成。通常我們都有一個想要滿足的欲望



或奮鬥的目標，這很自然，同時也是一種激勵；但經常發生的是，我們無法達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標。中國有一句諺語：「有意栽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陰。」在場大部分的聽眾都非常年輕，但也大到足以為自己的人生做很多的規畫。甚至可能早在小學低年級時，你心中對未來就有一些想法了。然而你的目標在升上初中時是否有了改變？或在高中時？還是在大學的頭一年？

哈里斯教授（Professor Harris）擁有哲學博士學位，同時也在授課，他還有音樂的碩士學位，而現在正在學習按摩和物理治療。我很好奇他真正的目標、主要的目的到底是什麼？雖然他從事這麼多不同學科的研究，但我不認為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問題。他正走在自己的路上。

就像一棟有很多入口的房子，你可以從東邊或西邊進來，也可以搭直升機直接從屋頂進入屋子裡。你可能會選擇某一種方式進去，但不喜歡所看到的，於是再嘗試另外一個入口。無論你是從哪一個門進去，所看到屋內陳設都是相同的。但是，如果你頑固地堅持要從某一個入口進去，卻又無法越過那道門，那就會是一個問題。如果其他人都能從這道門進去，唯獨你不能，就必須尋找另一種方式。至於別人怎麼看你，那並不重要。

心無所求，也沒有一定要達成的目標；然而，我們必須努力工作，沒有努力工作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。我們需要動力來完成日常的事務，但在修行方面，設立某個特定目標本身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障礙。一般的目標可以藉由欲望和努力去實現，而最高的心靈修行目標，卻無法以這種方式來達成。例如：假使你修行是為了要開悟，那你將會發現，那個目標離自己愈來愈遠。開悟是什麼意思？開悟的意思是解脫——同時從自我及外在世界附加的束縛中解脫。有所求，即使是為了要開悟，也是一種束縛。

稱法行：正向、積極直率的行動

現在，我們到達了第四個，也是最後一個階段的修行——稱法行。每個方法都能逐步地達到更高的層次。要做到第一階段非常容易，第二個階段也是，第三個階段則比較困難，很少人能進入這階段。修行到第四階段的人，只是單純地去做應該做的；無論你需要我做什麼，我就去做。到達第三階段的人，或許能把工作做得很好，但在態度上可能還是有一些消極；而進入第四階段的修行者，表現出來的則是完全正向、積極直率的行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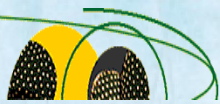
我曾經遇到一個年輕人，高中畢業時就想要成為一名律師。但他沒有通過入學考試，最後只好改念圖書館學系。起初他很失望，但畢業之後，他赴法國研究法國的圖書館系統，最後獲得了圖書館學的博士學位。後來，他應邀回臺，因為臺灣很少有圖書館學的博士，而中央圖書館正需要這樣的人才。當時他來問我的意見，我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對他說：「你這是『上了賊船』！既然被海盜抓走了，就不妨好好當個海盜吧。」我要他就留在圖書館學界好好地耕耘。他從法國回來後，還特別來感謝我；看來這個決定對他來說滿好的，或許比成為一名律師還好。

無論你發現自己處在什麼情況中，都要盡力做到最好，但不是在恐懼或渴望的幻想中努力。當情況變化時，你也要隨之改變。有了這種態度，你的人生應該會很平順，而煩惱和困境也會減少。

-本文摘錄自《人生雜誌 340 期》



【心靈·悅讀·書】



什麼是佛？什麼是法？

看似最簡單、最基本的問題，

正是學佛重點所在。

東初老和尚釐清似是而非的亂象，

讓我們明白佛法真義，學佛成佛

佛法人人可學，有人愈學愈煩惱，有人愈學愈自在，關鍵在是否真正理解佛法。東初老和尚看見人們迷信宗教，不知活用佛法化解煩惱，猶如入寶山空手而回，因此振筆疾書《佛法真義》，希望大家都能學佛成佛。

本書直探佛法真義核心，主要內容可分三大類：一是介紹佛法基本義理與核心思想，細說佛法與禪法的本質意義、起源發展、法門種類與特質；二是釐清正信佛法與非佛法，指出研究佛法應有的態度；三是提供人生佛教實踐之道。東初老和尚論理脈絡清楚，將要領分析條列，並附圖表，一覽無遺學佛參禪的重點。全書二十四篇文稿，〈如何是佛？〉、〈如何是禪？〉、〈佛法真精神〉、〈人生佛教〉……，既針對社會時弊、學法盲點而說，更正本清源，引經據典解說分明，讓人能依理實修實證，不再擔心盲修瞎鍊一場空。學佛是為了以佛法淨化人生、改造社會，而非求神問卜的迷信。一念悟得佛法真義，佛在當下！

- 摘自法鼓文化出版《佛法真義》



【大師回憶錄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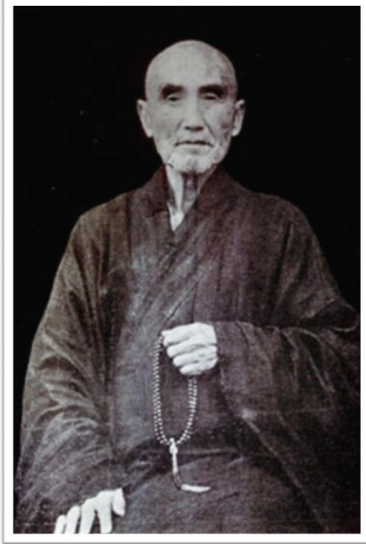
倓虛大師的兩次出家因緣

1. 第一次出家的失敗

我自幼就知道，自己是個出家的命，不過，始終沒遇到出家的機會。「生死在眼前，」「諸法無常，」這種滋味，我已竟都體會到了。尤其在營口開藥鋪的當兒，每天看楞嚴經，看的非常有意思，覺得世間上所說的理，都是假的，都不究竟；惟有佛說的這個理，為最究竟，為最好！雖然那時候我對楞嚴經研究的不知道它的宗旨落在何處，可是；它裏邊的大義，我已經都明白



的差不多；知道楞嚴經的義理，對世道人心，確實有益。那時候我曾這樣想：現在人心不古，世風澆漓，已經壞到這樣，其所以壞的原因在那裏？還不是因為他不明白真理嗎？話雖這樣說，我對楞嚴經的研究，仍然不知道它的宗旨落在何處；我想出去參方，又沒有錢，不去參方，又沒地方去領教，這怎麼辦呢？



一九一四年，聽說北京西北懷柔縣，有一個紅螺山，上有資福寺，寶一老和尚，每年夏天在那裏講楞嚴經，法華經等。因此，在那一年的夏天，我就到紅螺山去聽經。我去的時候，紅螺山當知客的是現在的清池和尚。我在紅螺山住了些日子，我們很熟悉，寶一老和尚在那裏當後堂，講法華經。

當時我預備跟他出家，但因有人從旁把我出家的動機說破，發生了阻礙，所以第一次出家是失敗了。

過了三年這後，清池和尚，轉到天津清修院（李嗣鄉善人之家廟）當住持。正趕那年他見成顯和尚到關外去化緣，清池和尚托他帶給我一個名片。意思是因為我們很熟悉，帶一個名片問候問候，或者對於化緣也能幫幫忙。後來成顯和尚到關外時，果然到營口，找到我們的櫃上一東濟生。

2. 第二次出家的感想

一九一七年，我四十三歲，在營口開藥鋪，每天除看經外，還附帶著出診。如遇有錢人，看病吃藥全要錢，遇窮人則施醫施藥不要錢，對地方上謀幸福的事，均量力而為之。

一天，從街上回櫃，看見櫃檯裏邊，放著一個名片，上邊一行字是：「天津東南城角清修院住持——清池。」我見到這張名片，心裏很歡喜！就問櫃上的人：「誰留的片子？人上那裏去咧？」據櫃上的夥計說：「剛才來一個化緣的和尚，大高個，因為你不在家，他又走了，說待一會再來。」當時我想：片子雖然是清池和尚，但來的本人，絕不是他。因為我在紅螺山認識他，是一個小矮個，所以知道不是清池和尚本人。

下午，那位和尚又來了，果然不是清池和尚，是那位成顯和尚。他因為在營口有一位居士，找那位居士去化緣，附帶著給我捎來個片子。我暗暗的把那個片子攔在褂兜裏，誰也不知道。在照應他吃飯的時候，就探聽清修院的住址，應當怎樣去法。這時我出家的心，完全觸動，自己以為是因緣成熟了！

隔了沒幾天，我帶了這張片子，佯言回家修理墳地，拋去萬緣，放下一切，就離開營口到天津去了。不過這一次走，和平素出門，心裏確實兩樣滋味！覺得百端交集，萬感雜投，有些酸楚淒涼的情緒，自念：先前因為父母在堂，自己沒有三兄二弟，捨不得去出家。後來又為妻子受累，熏染了一些世俗習氣，熏得挺厲害，仍然不得出家，所以心裏很難過。又想：假如我現在死了，不也就能成了嗎？這一次就算我得了個急症死去，借此機會去出家參學，然後再回來，度脫妻子，這有什麼放不下呢？所以我在路上走著的時候，雖然很難過，而心裏卻作死想，以為是自己死後的靈魂在前行。

繼續地想：現在我下面已有一個姑娘已出門了，五個男孩，大的才十四歲，小的剛會走，又沒人教養他們。三四十年來東跑西奔，沒有一點積蓄，全靠這個小藥鋪吃飯。我走了之後，藥鋪無人照管必定歇業，將來全家挨餓，流離失所，這怎麼辦呢？然而；又一想：天下流離失所



的人太多了，許別人的眷屬流離失所，就不許我的眷屬流離失所嗎？

又想：假如我出了家之後，到各地去參方，在路上遇見了我的孩子正在討飯，這時我管他不管呢？唉！天下討飯的孩子太多了，許別人的孩子討飯，就不許我的孩子討飯嗎？這件事也不足深慮！

可是，我的女人，在我不言語一聲去了之後，她領著五個孩子，生活上一定很為難。如果她要嫁給別人，這不是於我很難看嗎？以後我聽說；或者在一個村裏遇見她，將作如何感想？唉！又一尋思，天下的女人改嫁的太多了，這是我出家，如果我早已死去，誰能保險她不改嫁呢？況且許別人的女人改嫁，就不許我的女人改嫁嗎？她今生是我的女人，前生是誰的女人？來生又要變成誰的女人呢？這事也不足掛在心上。如果真的為了妻子的事情，而連累了自己的一生；其實何止一生，恐怕生生世世的，永遠沈淪下去了！這樣，不但不能度脫妻子，同時也無法度脫自己。如果我現在能夠毅然決然的出了家，潛心佛典，得到真實的修行，將來遇見她們，也勸他們念佛修行，了生脫死，這不是兩全其美的事嗎？

還有……………唉！放下吧——放下吧！雖然是心裏千頭萬緒，想這樣想那樣，這都是感情作用，也是熏染的一些世俗習氣太深的緣故。架不住我在路上一邊走，一邊用理智來抑制它，結果也都放下了，覺得一無牽掛，萬緣皆空。因此才決然走到了天津的清修院！



3.乘願度她到家門

一九二〇年，我和禪定和尚，離觀宗寺，一塊回北方，預備到北京去請藏經，路過營口。那時我的家眷還住在那裏，我到營口時，住到佛教宣講堂，那裏邊的人，都是我在家時的老朋友。我走之後，原來開設的那間小藥鋪，就由那些老朋友，接過來暫時維持著。家裏連大人加幾個小孩子，還有六口人，我走後家裏生活無著，多仗一般老朋友，諸多照顧，說起來我很感激他們！

我最初出家的目的，主要是想弘揚佛法，讓世間人都明白佛理，曉得因果，改惡向善，離苦得樂；同時在我離開家預備到天津清修院出家的時候，在路上走著，已有願心在先，將來如果出家成功之後，在佛法中得著一點氣味，再回來度脫妻子眷屬。現在總算出家成功了，在佛法中雖然還沒有深的造詣修證，但總算摸到了一點門路，嗅到一點氣味。現在因請藏經路過營口，已竟走到自己家門上，如果不到家去看看，按情理來說，都是說不過去的。

當初我為了要出家，佯言回家修整地走了之後，家裏的人和一般老朋友，都不知我到那去了，東找西問，始終也沒得到我的消息。這次我一進宣講堂門口，我那般老朋友就向我說：「喝！你可來了！自你走後，杳無資訊，你家裏那位王大奶奶哭的死去活來，現在正在要找你，你來了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既然來了就有辦法，我要到家裏去看看，不然，像捉迷藏樣，日久亦不是辦法。」說這話時，正是九十月間的一個晚上。

第二天，有陸炳南、王志一等、幾位老友，陪我一同回家。臨去之前，他們先給家裏人打了個招呼，當我一進大門到了住房門口時，我內人在炕上坐著，回臉向裏不下炕，見了我什麼話也沒說，哇的一聲，就放聲大哭起來了！本來女人的哭也是天性，她心裏有委曲受冤枉的事，



不哭不痛快，哭一會似乎把心裏的冤曲鬱悶都傾吐出來，心裏就痛快了。所以當她最初放聲大哭的時候，我也不攔擋不勸她，等她哭了一會，哭的快沒勁的時候我說：「我來了你應當發歡喜心，不應當哭啊！哭有什麼用處？」

這時和我一同去的幾位朋友也都從旁勸她，良久，她才泣著說：「你走了連言語也不言語！」我說：「當初我要言語的話，你還能讓我走嗎？」「你走了家裏怎麼辦呢！」我說：「我走了這三四年連信也沒給通，不是你們到現在也還能活著，沒有餓死嗎？不是也能辦了嗎？」她沒有話說。

接著我又說：「這是我到別處去出家，到今天還能回來看看你，假定我得一個急症死去了，永遠不回來，那你怎麼辦？不是你們還得要活著，還得要辦嗎？」「那能這麼快！這麼巧！說死你就死了嗎？」我說：「這事情誰也不能作保證，例如我在十七歲那年，剛剛和你結婚才不過四天就死去了，當時你不是捏著鼻子哭嗎？幸而我又還醒過來，才活到現在，不然你也許守一輩子寡，也許又另嫁人了。還有我們對門的那位金同學，和我同日結婚，也和我同日死掉了，當時他女人，紅妝豔服未去，馬上就披麻帶孝，拉起孝繩來，這些情形你不是都親眼目睹嗎？誰能給保證能不死，誰能給作保證能不快死！還有像你娘家的哥哥，嫂子，都才活了四十幾歲，還沒活到我們現在的年齡，老早就死了。還有其他鄰居家，親戚家，年青小夥子，正在年富力強，忽然得個急病，不幾天就死了。像這樣情形，你沒看見嗎？你之所以不讓我出家，無非想讓我在家裏能升官發財。我今天實在告訴你吧！幸而我沒在家裏升官發財，如果我在家裏升官發財的話，恐怕你還不如現在好，也或者早就死掉了！」

經過我種種的勸導解釋，她心裏的冤曲、痛苦、似乎都消下去了。接著她又說：「自你走後，孩子們討氣都不聽說，我也管教不了。（怨憎會苦）將來的生活還是沒法解決！」我說：「這不要緊！孩子那一個不聽說，你把他給我，我領走。」「給你領走幹什麼？」「咳！」我說：「你怎麼這樣糊塗，我現在是當和尚的，我領他們去，我當老和尚，讓他們當小和尚啊？」她又問：「我將來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也有辦法，給你介紹一個師傅，送你出家當尼姑，這樣我們全家都出家，不是就好了嗎？」「不成！」她說：「我不出家！孩子你也不要領！」我說：「既然你不願出家，在家當居士念佛也很好。」之後，我給介紹，認禪定老和尚為師，給作皈依徒弟，起法名廣達。

一九二一年，我到瀋陽萬壽寺辦學，那時我那個四兒子（王維翰）已經十歲，給介紹省緣老和尚座下出家（按即松泉法師，曾任北京西直門外極樂寺住持——大光）後去哈爾濱極樂寺建立僧學校中念書。

從一九二〇年起，我內人接受我的勸導，開始信佛念佛。孩子們自幼生長在佛化家庭裏，耳濡目染，無形中也受到佛教的熏陶，後來有兩個孩子也自動出家了。我內人念佛念了七八年工夫，到了一九二八年往生。那時正趕我從北京回哈爾濱，為修楞嚴寺事路過營口。回家去看她，見面時她很感激我，說如果不是我勸化她信佛念佛，像在漫漫長夜中，恐受苦亦不知是苦！現在覺得在我們這個世界上，苦不可言，深生厭惡，恨不得早早離開此濁惡世界，升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在她臨終的前兩三天稍微有點病，但心裏很清醒。到了最後臨終時，從床上坐起來，口裏念著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聖號，很安然的就往生了。那時松泉在極樂寺念書，聞訊趕來，和他母親見最後一面。



-摘自法鼓山生命自覺營部落格



自在  時光

人生的目標，
是來受報、還願、發願的

